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  |
| --- |
|  概要 |
|  叙利亚冲突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而是还在继续恶化。平民和各个阶层的叙利亚人沦为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及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对象。这些罪行的程度和范围都极其严重。 |
|  在整个平民人口中，一些群体和社区成为交战一方或多方特别针对的目标。此外，战争给一些群体和社区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人们常常因为其身份的多重方面而遭遇苦难，包括其性别、年龄、族裔、宗教和职业。 |
|  平民的苦痛不可想象，全世界有目共睹。如果不作出更有力的努力，使各方都坐到和平谈判桌前，做好妥协的准备，那么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叙利亚的冲突及其所造成的杀戮和破坏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下去。 |
|  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所进行的访谈来看，和平和问责是人们普遍强烈的呼声。交战各方和有影响力的国家有责任实现和平，而安全理事会则负有特殊的义务，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战争中寻找一条公正的解决途径。 |
|  |

目录

|  |  |  |  |
| --- | --- | --- | --- |
|  |  |  | 页次 |
| 1. 导言
 | 3 |
| * 1. 挑战
 | 3 |
| * 1. 方法
 | 3 |
| 1. 冲突动态
 | 3 |
| 1. 叙利亚冲突对各种平民群体和社区的影响
 | 5 |
| * 1. 平民
 | 6 |
| * 1. 作战年龄的男性
 | 7 |
| * 1. 妇女
 | 8 |
| * 1. 儿童
 | 10 |
| * 1. 流离失所者
 | 11 |
| * 1. 被拘留者
 | 12 |
| * 1. 被围困人员
 | 13 |
| * 1. 宗教和族裔社区
 | 14 |
| * 1. 医务人员
 | 17 |
| * 1. 人权维护者和律师
 | 18 |
| * 1. 记者
 | 19 |
| * 1. 学者
 | 19 |
| * 1. 继续调查
 | 20 |
| 1. 结论和建议
 | 20 |
| * 1. 结论
 | 20 |
| * 1. 建议
 | 21 |
| 附件 |  |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地图  | 23 |

 一. 导言

1. 本报告依据人权理事会第22/24号决议提交。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阐述了根据2015年1月10日至7月10日开展的调查而得出的结论。[[1]](#footnote-1) 本报告应与委员会先前的几份报告[[2]](#footnote-2)一并阅读。

 A. 挑战

2. 委员会的调查仍然受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拒绝入境的限制。

 B. 方法

3. 委员会采用的方法基于调查委员会和人权调查的标准做法。委员会主要依靠第一手资料。

4. 本报告所载信息基于在该地区和在日内瓦进行的335次访谈。从2011年9月至今，委员会共进行了3,840次访谈。

5. 委员会还收集分析了照片、视频记录、卫星图像和医疗记录。调查内容包括政府和非政府来源的报告、学术分析以及联合国的报告。

6. 当委员会根据掌握的合理依据，相信事件的经过与描述相符，则可将这些描述作为证据看待。

 二. 冲突动态

7. 叙利亚的冲突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而是继续在越来越多的复杂且不可预测的前线加剧。交战各方得益于各种外部支持者(包括国家和个人)所提供的支助，为扩张地盘而展开了激烈战斗。这一再给收留当地社区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新地点造成混乱和破坏。同时，零星但持续出现的战斗和轰炸也发生在多个小规模的静态战场，而所牵涉的各行为方都缺乏必要的人力和供给来打破僵局。

8. 交战各方看上去没有一个濒临崩溃或有能力获得彻底的军事胜利。在经历了四年多的战争后，所有各方都获得了充足的支持渠道、占取了一定的地盘并有行动能力再维系这些地盘数年时间。如果不付出更有力的努力使各方面坐到和平谈判桌前，做好妥协的准备，那么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叙利亚的冲突――及其所造成的杀戮和破坏――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持续。

9. 虽然主要参战者是叙利亚人，战场也基本控制在叙利亚领土之内，但这场战争正日益受到各种国际和区域力量的推动，主要受它们各自的地缘战略利益所驱动。叙利亚的各种利益攸关方，无论站在冲突的哪一边，都逐渐失去对事态发展的控制，因为各种外部因素已经模糊了战争的内部性质。随着战争持续，已经显示出令人不安的日益国际化的迹象。区域力量之间对于影响力的竞争，除其他后果之外，还导致宗派层面形势的急剧恶化，受到外国战斗人员和极端神职人员干预的煽动。

10. 政府军[[3]](#footnote-3)一直疲于应对来自反政府武装团体以及支持阵线和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不断增加的军事压力，连续在多个省份失去战略地点和军事阵地。在近期对阿勒颇和德拉南部的大多数攻击中，政府军都未能取得进展，同时也未能在伊斯兰国和其他武装团体对霍姆斯和伊德利卜东部的战略区域的进攻中防止外部防线的崩溃。

11. 正如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在其7月的电视讲话中所承认的那样，由于缺乏忠诚的人力，再加上战事激烈的前线数量激增，限制了政府军在全国各地同时做出反应的能力。其结果是，政府优先考虑具有高度战略性的区域，例如大马士革、沿海省份以及沿黎巴嫩边境(这是仍在政府控制下的唯一国际边境)的通信路线。除了继续进行空中轰炸，政府军经常十分依赖真主党和其他外国什叶派民兵。包括共和国卫队和第4师在内的精英部队受到伤亡和消耗战的尤其严重影响。

12. 反政府武装团体，从自由叙利亚军分支到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之类的团体，沿着伊德利卜、德拉和阿勒颇省与政府军的前沿阵地都取得了重要的战术优势。虽然时不时在阿勒颇北部乡村以及大马士革南部与伊斯兰国及其盟友进行战斗，但它们越来越多地与支持阵线以及Ansar Al-Deen和Jund Al-Aqsa之类的团体合作，显然将当下取胜放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之上。[[4]](#footnote-4)

13. 在协调以及获得后勤支持方面的显著改善促使整体作战表现增强，进而实现了新的胜利。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方面的分歧，以及对于资源和领土的暗斗，都将持续存在并可能在未来继续损害其内部团结和凝聚力。

14. 在武装团体近期在伊德利卜取得的优势中，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支持阵线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组织在该区域经常与来自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团体近距离合作作战。与伊斯兰国不同，该组织主要由叙利亚激进分子构成，它加强了对伊德利卜省大部分区域的掌控，将资源下放并重视地方开展治理工作。该团体尤其重视建立安全和司法机制，从而巩固了其对于社区的影响，对社区强加其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

15. 支持阵线和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以不信任和对抗为特点。它们的冲突主要围绕对资源的控制，虽然在极少数情况下它们会在个别前线(例如大马士革市的Al-Yarmouk营以及大马士革农村省的西卡拉门区域)进行合作。

16. 伊斯兰国巩固了其对北部和东部省份大量区域的影响，同时急剧升级其以政府军阵地以及霍姆斯省和哈塞克省的城镇为目标的攻击。该恐怖主义团体还通过吸收在远离其据点范围以外活动的当地激进分子团体的加入，大举扩张，进入了中部和南部的新区域，最远达德拉省和苏韦达省。

17. 在拉卡惨败于库尔德武装团体人民保卫部队之后，伊斯兰国采用了一种新的运作方式，将大规模使用自杀式车载简易爆炸设备与“打了就跑”的战术相结合。针对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最近有所扩充，加强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能力。但联盟的空袭只有在与人民保卫部队的地面行动同时进行时才能削弱伊斯兰国的战斗力。

18. 人民保卫部队在当地武装团体以及国际联盟空袭的支持下，在叙利亚东北省份取得了进展。在艾因阿拉伯/科巴尼区[[5]](#footnote-5)(阿勒颇省)，它们大胜伊斯兰国，占领了Tal Abyad(拉卡省)的过境边界，将科巴尼和Al-Jazire连接成为一个毗连区。

19. 人民保卫部队在不同前线与各种武装团体并肩作战，包括阿拉伯部落、亚述民兵以及自由叙利亚军下属派系，人民保卫部队提供了绝大多数战斗部队。在地域上，人民保卫部队近期挺进了库尔德领土之外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地区，激起一些当地社区的不满。

20. 为了使交战各方坐到谈判桌前，联合国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于7月29日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新的提议，旨在达成一份为叙利亚所承认的关于执行2012年《日内瓦公报》的框架文件。在与交战国和有影响力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磋商之后，特使提议设立四个专题工作组，以处理下列主题：“所有人的安全和保护”；“政治和宪法问题”；“军事和安保问题”；以及“公共机构、重建和发展”。

21. 不断进入毗邻国家的难民流继续为该地区制造不稳定，并严重影响东道社区的生计、公共服务和基本商品的提供能力。这些经济和社会挑战，由于安保方面的关切而更加恶化，促使邻国采取边境控制措施，用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话说，这些措施“限制了难民获得安全的几率”。

22. 对于试图逃离冲突的叙利亚人的保护空间正逐步缩小。资金的严重不足危及叙利亚流离失所人口中最弱势群体的生命。

 三. 叙利亚冲突对各种平民群体和社区的影响

23. 平民仍然是叙利亚冲突的主要受害者。随着暴力行为吞噬了他们的生活、学校和社区，平民已逃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或境外不断缩减的安全庇护所。

24. 在整个平民人口之内，交战各方的其中一方或多方特别针对某些群体和社区。此外，这场战争对于某些群体和社区有着特殊的影响。通常人们由于身份的多重层面而遭受痛苦，包括他们的性别、年龄、族裔、宗教和职业。例如，针对某个平民社区的攻击可能会对平民妇女造成特别的影响，这些攻击可能会针对平民妇女，或甚至是针对特定族裔的平民妇女。这就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正在发生的战争的现实。

25. 本报告研究了叙利亚冲突对某些最受影响群体和社区的冲击。但本报告并非详尽无遗，叙利亚群体繁多。因此，难以做到详尽无遗。

 A. 平民

26. 交战各方开展敌对行动时即便有也很少考虑到战争法，特别是其关于区分的基本原则。无论涉及哪些交战方，大多数攻击并非针对特定的军事目标，或未能使用可以针对特定军事目标的作战方法或手段。对居民区不加区别的攻击导致叙利亚平民大量伤亡。

27. 政府军(包括准军事部队以及外国和地方支援民兵)、反政府武装团体、支持阵线和伊斯兰国都将军事目标设在人口密集的平民居住区域内部或附近，给平民人口造成了危险。

 1. 地面攻击

28. 随着交战各方的推进，它们对前线上平民聚居的村庄实施地面攻击。在下文详细描述的地面攻击中，政府军、反政府武装团体、支持阵线和伊斯兰国都杀害了平民。

29. 2月中旬，政府军进入Hardetein村(阿勒颇省)。平民在逃亡时被枪击和击毙。

30. 4月，政府军进入了德拉郊区的Busr Al-Hareer、Miskiya Al-Sharqiya、Miskiya Al-Gharbiya和Musetba村。虽然该地区处于自由叙利亚军的控制之下，但政府军挺进时武装分子并不在场。政府军杀害了约40名男性，另有60人受伤。

31. 3月，与支持阵线并肩作战的反政府武装团体袭击并迅速占领Busra Al-Sham (德拉省)，杀害男性和女性居民。一些武装团体与支持阵线共同行动，于4月袭击了Ishtabraq(伊德利卜省)，杀害了逃亡的平民。6月中旬，支持阵线的战斗人员在Qalb Lawza(伊德利卜省)处决了24名男性。

32. 在其2月对Khabour河沿岸的亚述族村落(包括Tel Hermes、Tel Shamran和Qabr Shamie)的进攻中，伊斯兰国处决了一些平民。3月底，该组织袭击了Mabouja(哈马省)。6月25-27日，该恐怖主义团体还对科巴尼发起了一次攻击，杀害了约250名平民。下文H节对这些攻击进行了详细描述。

 2. 空中轰炸和炮击

33. 政府继续对平民居住地点实施空中轰炸。阿勒颇，德尔祖尔，伊德利卜，大马士革和德拉等区域都遭受了密集的袭击，导致大批平民伤亡。

34. 有些攻击行动针对平民聚集的场所，特别是市场和交通枢纽。2月初，阿勒颇市Baidin和Al-Hayderia街区的公车聚集点遭到桶装炸弹袭击，导致平民死亡。5月，政府对Jisr Al-Haj发起空袭，这是阿勒颇市公车和出租车接客的地点。约40人送命。大多数为平民，包括多名儿童。

35. 5月，政府的直升飞机向阿勒颇北部伊斯兰国所控制Al-Bab市的三个市场投掷了多枚桶装炸弹。这三个市场分别贩卖蔬菜、女装和农业设备，当时伊斯兰国的成员并不在场。6月初，一架政府的直升飞机向阿勒颇市的Jib Al-Quba食品市场投掷了桶装炸弹。袭击导致了平民伤亡。当时市场中并没有军事目标。

36. 反政府武装团体炮击了阿勒颇、大马士革、伊德利卜和拉塔基亚有平民居住的城镇和街区。阿勒颇市由政府控制的街区仍然经常遭遇武装团体的轰炸。5月初，一支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体向Al-Mougambo街区发射了一枚火箭，杀害了9名平民。武装团体经常性地切断政府控制的阿勒颇市的供水。

37. 非政府武装团体继续向大马士革市的Jaramana和Sayda Zeinab街区发射火箭和迫击炮，导致许多平民伤亡。在对德拉和伊德利卜发动地面攻击之前，反政府武装团体和支持阵线在挺进途中不加区别地炮击各个村庄。

38. 4月，国际联盟对位于人民保卫部队与伊斯兰国战线沿线的Beir Mihli(阿勒颇)发起了一次空袭。目前仍不确定这个村庄中有哪些军事目标，但平民伤亡数――据称有60多人――引起了严重关切。同样，在6月对Dali Hasan(阿勒颇)的联盟空袭中，有一家人遇难，其中包括5名儿童。仍不清楚这次攻击的军事目标。

39. 对据称于3月和4月在伊德利卜省的Sermin、Saraqib、Qmenas和Binish以及其他城镇和村庄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仍在继续，可能使用的化武包括氯气和/或光气。

 B. 作战年龄的男性

40. 虽然平民几乎都受到叙利亚战争持续暴行的伤害，但平民男性是受害者最多的群体。被认为处于作战年龄的平民男性一直是地面攻击期间交战各方的目标。[[6]](#footnote-6) 他们也是强迫失踪、酷刑和非法杀戮的主要平民受害者。

41. 与以往记录的模式一样，男子――特别是有身份证显示他们来自不安分地区的男子――遭到政府军的任意逮捕。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市政府控制地区的检查站，以及连接大马士革和德拉省的主干道上。不计其数的男子因为行使言论自由或集会自由相关的活动而被拘留。另一些人被拘留似乎是为了向他们受到当局通缉的家人施压，这种拘留是不合法的。

42. 关于强迫失踪的最早记录发生在2011年3月的抗议期间，但随后的调查揭露了一种覆盖全国的模式：主要是成年男性平民被政府军逮捕并失踪。

43. 委员会访谈的曾被拘留者大多为成年男性。下文F节详细记录了他们遭受的待遇。

44. 政府无所不在的检查站极大地限制了试图离开反对派占领区域的男子的移徙自由。平民男性实际上被困在可能发生严重冲突或密集空袭的地区。即便在较为平静的地区或时期，政府检查站对平民男性造成的特别威胁也有碍他们找到工作，从而无力供养家庭。有记录的多段陈述提到妇女将丈夫留在反对派占领地区，陪同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儿子越过检查站离开这些地区，以免他们达到一定年纪后就有可能被政府军拦住。

45. 政府最近强制征募男子加入其武装部队的活动进一步阻碍了成年男子向政府占领地区或在其内部的移徙。

46. 伊斯兰国处决的人大多数为成年男子。在许多情况中，伊斯兰国宣称这些男子为其俘虏的战斗人员或是与政府军或其他武装团体合作的平民，以此作为杀害他们的借口。

47. 伊斯兰国还强制征募男子和男童。随着该团体对德尔祖尔乡村地区的控制得到巩固，据报道伊斯兰国要求每个家庭送出至少一个儿子加入该团体参加战斗。

48. 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有一些特殊规则适用于男子。这些规则比适用于妇女和10岁以上女童的规则限制性较低，但包括着装要求、蓄须长度以及星期五在清真寺参加祷告。如果未能遵守这些规则常常会遭到鞭刑。男子若被发现与非其亲属的妇女在一起有可能被指控犯下通奸罪，可被处以死刑。

 C. 妇女

49.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动荡和冲突的整个时期，妇女和女童一直因其性别成为目标。

50. 妇女还因为其与对立的交战各方的男性成员的亲属关系(事实或假定)而成为目标。对于交战方而言，拘留一名妇女的行为本身意味着她的人身安全将遭遇的各种风险，这不仅是为了羞辱这名妇女本人，还(可以说主要是)为了羞辱其男性亲属。

51. 政府军逮捕了女性律师、记者及和平活动家，还有那些表达了反政府情绪的妇女。有时拘留妇女是为了逼迫其涉嫌参加反政府武装团体作战或是支持这些团体的男性亲属投降。

52. 女性被拘留者被关押在肮脏和虫蚁肆虐的牢房里，并遭受了酷刑和非人道的待遇，下文F节作了详细描述。即便有任何医疗护理，也是不够的。特别是没有注意照顾妇女独有的医疗和生理需求。

53. 被关押在拘留设施的妇女遭到政府人员的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政府军在各检查站也犯下性侵犯行为。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妇女比男子有更多移徙自由，这也导致她们更容易遭受身体攻击和性侵犯，肇事者包括政府军和平民中的其他犯罪分子。

54. 政府大举逮捕作战年龄男子并使其失踪，这给留下来的妇女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妇女由于男性亲属失踪而经受的精神苦痛本身就构成对人权的侵犯。除此之外，被留下的女性亲属往往缺乏谋生手段养活自己或子女。男性亲属死亡无法证实，也使她们处于法律真空之中，无法继承或出售财产，也无法再婚。

55. 反政府武装团体曾绑架妇女以实现与政府所拘留妇女和战斗人员的战俘交换。

56. 2013年8月在对拉塔基亚郊区Alawite村发动的攻击中，约有100名妇女和儿童被一个包括支持阵线和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的武装团体联盟劫持为人质。这些人质(至少半数为未成年人)得到的医疗治疗和食物都很有限。三名年长的妇女在被拘留期间死于本可治疗的疾病。迄今为止，约有40人作为交换战俘被释放。

57. 近几个月，支持阵线控制了伊德利卜乡村的一些城镇和村庄。有来自Maarrat Misrin的报道称该团体限制人身自由，包括要求妇女遮住头发。据称2015年1月在Maarrat Misrin和Hafsarjah有两名妇女因为当地伊斯兰法院判决她们犯有通奸罪而被处决。

58. 自从2013年初，伊斯兰国逐渐兴起成为一支力量以来，关于妇女遭遇石刑的案件时有记录。她们常常被指控犯下通奸罪，但似乎许多是因为协助其他团体的战斗人员或继续职业活动而被处决的。因为这些活动使妇女往往与非其亲属的男子有所接触。

59. 正如H节所详述的那样，伊斯兰国继续将雅兹迪妇女和女童俘虏作为性奴隶。这个恐怖主义团体还强迫逊尼派妇女和女童与其战斗人员结婚。

60. 伊斯兰国使妇女和女童脱离公共生活，将她们完全置于男性亲属的控制下。妇女和10岁以上的女童在公共场合露面时必须被完全遮盖，并且没有亲密男性亲属陪同不得旅行。丈夫去世、逃走或在前线作战的妇女不可以任何理由离开家，否则就有可能遭受惩罚。

61. 这些规则都以鞭刑作为惩罚手段，通常由伊斯兰国的道德警察Al-Hisbah执行。Al-Hisbah的全女性分队Al-Khansaa有时负责鞭笞妇女。

62. 伊斯兰国反对异性共处的规则对妇女和女童获取卫生保健的能力造成了负面影响。2013年有许多医生逃离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该区域的女性医生非常少。因此，妇女和女童能够得到的特殊护理极其有限。

63. 围困和拒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对妇女造成了明显的影响。缺少食物和医疗护理对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并导致婴儿死亡率上升。

64. 妇女继续成为侵犯行为的目标――包括因其性别而成为目标――仅仅将妇女当作受害者看待是对持续的战争期间女性担当的重要且往往被忽视的角色的误解。

65. 叙利亚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中，妇女占半数以上。这是由于成年男性都离家参加战斗，或是已经遇害或失踪。在完整的家庭中，来自动荡地区或被视为支持反对派别社区的成年男性往往因为担心在检查站被捕、拘留或即审即决而不愿意移徙。因此，在冲突进程中和伊斯兰国控制地区之外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女性为一家之主的家庭有所增加。尽管面临严重困难，妇女往往是其子女的主要照料者和供养者。

66. 在人民保卫部队内部，妇女是库尔德前线战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其他地区，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为她们的家庭和社区提供帮助，例如将食物和药品偷运至被冲突各方围困的地区。

67. 妇女在倡导为冲突寻求政治解决办法方面已经成为强有力的声音，尽管在高级别外交讨论的会议上她们依然缺席。让妇女充分参与当前和以后的政治谈判至关重要。在如何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实现和平和正义的讨论中必须谈到女性对这场主要由男性发动的战争的独特体验。

 D. 儿童

68. 叙利亚儿童的生活因为残酷的战争而备受蹂躏。无数的儿童与成人遭受了同等的侵犯行为，毫无差异。冲突各方继续招募儿童并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

69. 伊斯兰国在哈塞克、拉卡和德尔祖尔处决过儿童。5月，伊斯兰国在德尔祖尔的一个村庄处决了一家人，包括最小只有14岁的未成年人。村庄的居民，包括儿童，被迫目睹处决过程。伊斯兰国还逼迫儿童扮演处决者的角色。该恐怖主义团体发布了一些视频，内容包括在Palmyra一队儿童正开枪处决被俘虏的男子，此外，在霍姆斯，一名10岁的儿童割开被俘虏战士的喉咙。

70. 成千上万的儿童在政府对阿勒颇、大马士革、德拉、伊德利卜和德尔祖尔的空袭的狂轰滥炸中遇害或受伤。5月，一枚桶装炸弹袭击了阿勒颇市一个居民街区的Al-Rajaa学校。该地区并没有军事阵地。至少5名儿童和多名教师遇害。

71. 在阿勒颇市和大马士革市，以及拉塔基亚和伊德利卜省，反政府武装团体用迫击炮和火箭狂轰滥炸致使儿童遇害和致残。在2月Jaish Al-Islam向首都大马士革发起迫击炮攻击后，一些学校，例如Al-Fahamy(大马士革)的Abdulrahman Al-Khazen学校将课堂搬到了地下室里。

72. 政府检查站继续扣留被认为处于作战年龄的男童。一旦被扣留，这些儿童就与成年人一道被关押在政府的拘留中心，并遭受酷刑。他们遭受了同样的非人道拘留条件，如F节所述。在大马士革的安全局227、235、248和215分局，都有记录显示被拘留者中包括最小只有11岁的男童和女童。在第235和215分局，有报道称存在儿童遭受酷刑和未成年人被强奸的情况。

73. 正如H节所详细描述的那样，伊斯兰国将成千上万的雅兹迪妇女当作性奴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未满18岁。此外，该团体还强迫逊尼派阿拉伯女童与其战士结婚。

74. 在2月份，伊斯兰国在攻击多个亚述村庄时将许多儿童连同他们的母亲一道绑架，在3月份从Mabouja绑架了许多儿童。4月末，支持阵线攻击Ishtabraq后将儿童和妇女劫作人质。据报道，支持阵线还在Harim监狱(伊德利卜)拘留和虐待儿童。

75. 伊斯兰国继续征募和训练男童使用武器，这些儿童中最小的只有6岁。2014年8月从伊拉克北部Sinjar劫持的雅兹迪男童被带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并与他们的母亲分开。他们与未成年的叙利亚男童一起接受训练。在德尔祖尔和哈塞克，不断有关于所谓“儿童训练营”的报道。

76. 据报道，支持阵线还让儿童参与军事活动。在3月和4月，有人在伊德利卜看见未成年人在检查站站岗，并持有武器。

77. 儿童是受围困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在因营养不良或缺水而死亡的人群中，大多数是年幼的儿童。

78. 缺少获取医疗护理的渠道(或是由于人为的阻挠或是由于战争的恶劣影响)对儿童造成了严重影响。更加弱势的新生儿可获得的照料很少，疫苗项目继续受到冲突的不利影响。受伤的儿童和成人一样，由于缺乏医药供给而遭受痛苦。一位受访者曾于4月在Jisr Al-Shughour目睹了一名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给一名7岁儿童做手术。据他所述，这个孩子是如此痛苦以至于“他哭到失声”。

79. 儿童无法接受教育。随着对学校的轰炸增加，有关将学校用作军事设施的报道也不断增加。政府在Jaramana将武器放置在学校内的事件正在调查之中。在Fajroh村(哈马)，伊斯兰国将其总部设在一所学校内。此外，阿勒颇和德拉的多所学校因为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庇护所而停课。

80. 由于一再遭受暴力和不安全，整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儿童都显示出创伤症状，包括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障碍，以及创伤后压力症。冲突的持续不断正在削弱这些儿童的恢复能力。

 E. 流离失所者

81. 残暴的冲突继续制造出前所未有的流离失所现象。400万难民和约76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意味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半数的人口无家可归。

82. 许多叙利亚国内流离失所者现在生活在散布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边境附近的正式或临时难民营。其他人居住在有家庭关系的城镇和村庄，或是任何他们能找到相对安全的庇护所的地方。

83. 流离失所者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这是由于她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通过检查站，除了在那些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许多人多次流离失所。一些人为躲避轰炸或地面攻击。另一些人移徙是为了寻找家庭成员或好一点的生活条件，包括就业和更容易获取(或更便宜)的食物和燃料。

84. 移徙到其他城镇和村庄的人许多被当地居民所接纳。叙利亚同胞依然是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主要援助提供者。但在一些地方，例如Azaz (阿勒颇)，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数量之多，使得他们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因为对基本供给的需求不断增长导致当地物价上涨。

85. 在临时难民营，国内流离失所者得到的救助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临时搭起的庇护所往往无法抵御恶劣天气。面向儿童的卫生服务和教育基本不存在。在正式的难民营，躲避暴力行为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突然大量涌入使服务能力难以承受，据报道，4月和5月在政府军与协同支持阵线共同战斗的反政府武装团体之间发生冲突之后，在伊德利卜的难民营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86. 难民营往往也并不安全。出于女性家庭成员的安全的关切，加上大家庭生活费用高，导致营地里早婚现象增加。这对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年轻妇女和女童的教育、卫生和生活前景都有着后续影响。属于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儿童，和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外生活的难民儿童一样，都表现出创伤的明显迹象。不断遭受暴力、失去亲人、多次流离失所和生活动荡不安对于叙利亚儿童的生活产生了特别有损身心健康的影响。

87. 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将他们的生命交到走私贩和贩运者手中，试图乘坐不适合航海的船只经过危险的旅程穿越地中海。2011年以来，有2,000多名绝望的叙利亚难民在试图抵达欧洲寻求安全的途中被淹死。

88. 全球在保护叙利亚难民方面的失败如今演变成南部欧洲的一场危机。保护这些难民的人权的责任没有得到适当的分担或承担。要解决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必须展开真正的国际合作并分担责任。

89. 关键是，各国应遵守不驱回原则，并履行它们在国际习惯法和协约法下的义务，特别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以及其他相关区域人权文书。

 F. 被拘留者

90.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被各行为方拘留的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到非法杀害、严重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91.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拘留中心，这些侵犯行为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普遍和系统。自2011年8月以来，已对600多名曾被拘留者(被关押在情报机构和监狱)进行了访谈。几乎所有人都是酷刑的受害者或证人。其中不少人在同室囚犯死亡时都在场。

92. 监狱人口遭受的酷刑或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无数的人员(主要是成年男子)在拘留期间死亡。当局一直未能下令对可信的酷刑指控及拘押期间死亡事件进行调查。叙利亚冲突发生4年以来，显而易见的是，政府对大批被拘留者死亡事件负有责任。

93. 记录显示，在军事安全机构第215、227、235分局，Mezzeh军事机场的空军情报部门，以及军事情报局、空军情报局、情报总局、政治安全局和武装部队负责的其他拘留设施中存在系统性施行酷刑的模式。被拘留者被关押在过度拥挤又肮脏的牢房内，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或医疗，甚至在健康状况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依然如此。

94. 据报，许多被拘留者的胳膊被长期吊绑起来，导致肢体瘫痪。一名囚犯在驻大马士革第4师控制的拘留设施中目睹了一些被拘留者手腕被捆住吊在树上。被拘留者常常遭受电击，包括生殖器和其他敏感部位，还被人用物品长时间重击。2月，关押在Qamishli一处政府控制的设施中的一名男子见证了骨瘦如柴的被拘留同伴们经常遭受酷刑。

95. 男性被拘留者常常遭受性暴力，包括强奸。2014年，情报总局Al-Khatib分局的一名指挥官屡次对一名男性被拘留者实施性虐待，包括强奸。女性被拘留者被政府拘留期间也遭到强奸和性侵犯。

96. 非国家武装团体设立的临时拘留场所中关押着被怀疑与政府串通的人员或敌对派系的成员，他们有时遭到虐待和被处决。被劫为人质的个人(通常是为了交换战俘或获取赎金)有时在被武装团体拘留期间死亡或被谋杀。

97. 支持阵线将被拘留者交由不尊重正当程序的伊斯兰宗教法院审理，有时导致即决处决。4月底在Ishtabraq遭绑架的平民被关押在伊德利卜由支持阵线管理的Harim监狱。据报告，男性被拘留者遭到酷刑，包括遭电线殴打。包括两名孕妇在内的被拘留者得不到充足食物，也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对该设施中拘留期间死亡事件的调查正在继续进行。

98. 伊斯兰国继续对被拘留者实施暴行，一些被拘留者遭受酷刑，其他人受到虐待，还有人在不公正审判之后遭到即决处决。从政府军或敌对反叛派别俘虏的战斗人员经常受到酷刑和处决。受害者的尸体通常遭到亵渎并示众。囚犯报告称，他们遭到鞭刑和其他形式的酷刑。

 G. 被围困人员

99. 交战各方包围了人口稠密地区，阻止平民离开，并阻碍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被围困社区(成千上万的男子、妇女和儿童)被迫生活在令人震惊和不人道的条件下。

100. 围困战是以一种残酷的经过周密策划的方式展开的，目的是迫使居民集体投降，否则便会遭受饥饿。严重缺少食物、水、电力和医药导致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婴儿、幼儿和慢性病患者营养不良和死亡。由于被困而缺乏基本必需品，且持续处于担心遭到狙击手致命的袭击或轰炸的恐惧中，被围困社区普遍存在心理创伤和绝望情绪。

101. 政府军队已经连续第三年继续围困大马士革东部和南部的叛军控制地区。这些地区的平民因为饥饿、在空袭中受伤以及缺乏相应的医疗护理而死亡。被围困地区的大多数孕妇患有贫血症，而且流产和新生儿先天缺陷的病例显著增加。围困和轰炸对保健服务品供应造成的不利影响对于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而言尤为严重。

102. 耶尔穆克难民营的受访者说，他们为了活下来不得不食用家畜和树叶。4月，耶尔穆克剩余儿童中据估计有40%营养不良。那些愿意冒险穿过政府检查站的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现已逃亡。

103. 在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团体之间已达成局部停火的地方，如Babila和Moadamiyah(大马士革农村省)，平民继续受困于粮食和药品短缺。对这些地区的围困结束后，4月和5月，在Moadamiyah有两名婴儿死于本可治愈的疾病。

104. 反政府武装团体对Nubul镇和Zahra镇(阿勒颇)，近期还对Foua’a镇和Kafria镇(伊德利卜)实施了围困。伊德利卜的这些城镇据报情况恶劣――严重缺乏粮食、水、药品和电力。婴儿迫切需要牛奶。

105. 1月，伊斯兰国围困了Al-Jabal、Al-Joura、Al-Ahrabish和Al-Qousour, 这些都是仍处于政府控制下的德尔祖尔市的人口稠密地区。成千上万的平民自此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食品、药品、水、电力和燃料。被围困的社区靠面包和水过活。获得清洁饮用水的机会有限，腹泻、脱水和消化系统疾病的病例在不断增加。

106. 儿童、孕妇和老年人尤其脆弱。患有糖尿病、贫血、哮喘和其他慢性疾病的老年人面临着巨大风险。缺乏药品对他们的生命构成直接威胁。3月，一名父亲在为其子女寻找食物试图从被围困地区游过幼发拉底河时被淹死。狙击手瞄准并射杀试图逃跑的平民，包括儿童。4月，在Al-Joura, 一名13岁女童死于饥饿。另一名少女在电话中向她兄弟哭诉，“我们的情况非常糟，只能向上帝祈祷，祈望他要么停止围困，要么让我们死去……因为我们再也忍受不了了。”

107. 政府官员和士兵，包括其家人，受到影响较少，他们可以通过Dayr Az-Zayr军用机场接收基本供应品。

108. 无论哪里被围困，黑市经济都会出现，售卖偷运进来或者行贿后通过检查站运入的货物。因此，对实行围困的人和被围困地区有门路的人而言，围困也成了做生意的机会。大多数情况下，武装行为方行动不受影响。受苦的是平民百姓。

 H． 宗教和族裔社区

10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所有的宗教和族裔社区都因这场冲突而遭受苦难。

110. 一些社区因其实际或被认为的宗教和/或族裔背景，而成为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特别歧视和针对的目标。在一些袭击中，反政府武装团体会采取行动配合支持阵线。

111. 在其他情况下，袭击的动机更加复杂，因为肇事者将社区的族裔和/或宗教背景混为一谈，误认为成某种政治效忠。认为这些社区支持敌对交战派别的族裔或宗教群体，造成整个社区都受到歧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遭到暴力袭击。

112. 交战的地域广布――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不可避免地对一些社区造成比其他社区更大的影响。

113. 伊斯兰国宣扬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其将自身描述成一个扩张主义的哈里发国，践行独特的激进的伊斯兰教派的做法，使它有针对性地打击被其视为异教徒的宗教社区。这一点最明显体现于伊斯兰国针对来自辛贾尔的数千名雅兹迪教徒实施的罪行。

114. 在2014年8月伊斯兰国对伊拉克北部辛贾尔地区的袭击期间被绑架的数百名雅兹迪派妇女被迫越边界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斯兰国运送的最早一批妇女和儿童于2014年8月17日通过边境。多数人被送往腊卡省，但也有一些被送入德尔祖尔省和阿勒颇省。之后又有多批人被运送。

115. 伊斯兰国认为雅兹迪派社区的宗教是异教，因而专门以雅兹迪妇女为目标。伊斯兰国对雅兹迪妇女和儿童实施了可怕的虐待。妇女和女童被出售或赠送(随后又被再次出售和赠送)给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以及在伊斯兰国控制下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地区的部落领袖。其他人被监禁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各城镇和村庄的房屋中，沦为性奴隶。一名年轻妇女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深夜过来查看女童，好像在逛“羊市”。无一例外，所有受访者都讲述曾遭数名男子多次强奸，包括轮奸。

116. 大量受害者是未满18岁的女童。例如，据报告，Tabqa(拉卡省)一名9岁的雅兹迪派女童在被赠送后被强奸。多名雅兹迪派妇女和女童在关押期间自杀。

117. 雅兹迪派妇女和女童也受到伊斯兰国绑架者的毒打。一些被迫改信逊尼派伊斯兰教，但似乎改变信仰也并未防止更多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

118. 在伊斯兰国控制下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地区也有侵犯雅兹迪派和其他族裔男童的情况，详见上文D节。

119. 在2月中旬，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进入信仰基督教的亚述族村庄，包括在哈塞克市哈布尔河沿岸的Tel Hermes。他们逼迫村民清除掉教堂、家中和墓地中的基督教图像。战斗人员威胁要实施jiza税――对生活在伊斯兰国的非穆斯林征收的一种税――如果居民不遵守，就杀死当地的牧师。

120. 在人民保卫部队提醒伊斯兰国即将再次攻击之后，大多数居民于2月搬到了人民保卫部队控制的领土。少数携带轻武器的亚述男子仍留守以保护财产。2月，伊斯兰国开始了对约20个亚述族村庄的袭击。在不断前进的同时，伊斯兰国随意炮击村庄，并在进入村庄时，开枪射杀了地方防卫部队的一些成员。还有一些人在逃跑时受伤。

121. Tel Hermes大约有12名男子遭到劫持，还有2名男子和1名老妇被从Qabr Shamie带走。伊斯兰国目前持有200多名亚述人质，并索要赎金，但也有一些人质在没有付款的情况下获得释放。伊斯兰国一旦占领村庄，其战斗人员就去摧毁教堂并烧毁和洗劫房屋。迄今记录在案的有10多所教堂被摧毁。

122. 虽然伊斯兰国对信仰基督的亚述族村庄的袭击是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该组织针对人民保卫部队所进行的广泛攻击的一部分，但该组织还因村民的宗教信仰而将他们当作目标。这种歧视性意图表现在，一旦伊斯兰国控制村庄后，便专门攻击基督教标志，并破坏教堂。虽然人民保卫部队重新控制了一些村庄，但亚述人对返回仍然保持谨慎态度。

123. 伊斯兰国继续攻击叙利亚库尔德人社区。2015年6月25和27日在科巴尼发生了最致命的袭击。不到100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于6月25日凌晨4点进入科巴尼。战斗人员全部身着人民保卫部队或自由叙利亚军的制服，这使他们轻易进入该镇，而且一开始的行动毫不引人注目。经过伪装的伊斯兰国作战人员挨家挨户对平民实施即决处决。其部署在各建筑(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院)中的狙击手射杀街上的平民。大约250名平民被打死，还有几百人受伤。大多数死在家中或家附近。数十名平民――其中许多为妇女和儿童――被捕，并被关押在部署了伊斯兰国狙击手的建筑中，作为人体盾牌。这些被当作人体盾牌的人要么逃跑，要么在冲突后被人民保卫部队解救。

124. 在6月中旬袭击科巴尼前夕，伊斯兰国以死亡为威胁，逼迫剩余的库尔德人离开拉卡市和Tabqa市(拉卡)。

125. 最近几个月，伊斯兰国在哈塞克人民保卫部队控制的地区实施了多起汽车炸弹和自杀式炸弹袭击。3月，在诺鲁孜节期间，一枚汽车炸弹在哈塞克市爆炸，约50人死亡，150多人受伤。6月和7月分别在哈塞克和卡米什利市发生的其他自杀式或汽车炸弹袭击针对的是军事目标，即人民保卫部队的检查站。由于无法确认平民伤亡人数，尚无法评估这些袭击的相称性。

126. 伊斯兰国之所以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库尔德人，似乎是由于库尔德平民对人民保卫部队实际或据信的支持，而人民保卫部队最近收复了哈塞克省、腊卡省和阿勒颇省大量曾被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伊斯兰国在对2014年5月至9月绑架的库尔德男学生进行洗脑时，抨击库尔德人不遵循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尽管人民保卫部队成功地将伊斯兰国赶出科巴尼和该地区，但最近伊斯兰国在科巴尼的袭击似乎意在恐吓平民，并阻止这些地区恢复正常生活。

127. 在德尔祖尔的伊斯兰国控制区，该组织摧毁了什叶派伊斯兰圣地和墓地。虽然什叶派穆斯林居民早在伊斯兰国控制之前就逃走了，但伊斯兰国一直试图毁灭该省这个宗教社区的历史。

128. 3月，伊斯兰国袭击了Mabouja。这次袭击是伊斯兰国在哈马展开的一系列其他袭击的一部分，目的是控制连接霍姆斯和阿勒颇的主要公路。虽然村庄居民大多数是伊斯玛仪人，但也包括逊尼派穆斯林。居住在Mabouja之外公路附近的平民是袭击的主要受害者，许多人在家中遇害。大多数受害者是伊斯玛仪人。伊斯兰国还绑架了至少10人，都是伊斯玛仪人。

129. 4月，支持阵线和反政府武装团体袭击了Ishtabraq村。居民主要是阿拉维派教徒，但村庄成为目标似乎是因为阿拉维派社区被视为政府支持者。平民在逃跑时遭到射杀。圣战运动后来在线发布了一些视频，展示了村里两个阿拉维派圣地被引爆的情景。

130. 支持阵线以死亡威胁迫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德鲁兹教派穆斯林村庄改信逊尼派伊斯兰教。1月该恐怖团体控制Qalb Lawza后，立刻让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居民改变信仰。

131. 在3月支持阵线和其他多个反政府武装团体对Busra Al-Sham的袭击中，什叶派平民被杀害。在攻击前几个月，有记录表明什叶派平民遭到绑架和处决。这些团体控制Busra Al-Sham之后，逊尼派和什叶派通婚的夫妇立刻受到威胁，什叶派配偶被告知要么离开，要么被杀死。嫁给逊尼派男子的什叶派妇女受到性暴力威胁。

132. 4月，几个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伙引爆了安置在阿勒颇省亚美尼亚四十烈士教堂内的炸药。爆炸摧毁了这座十五世纪的教堂，其中收藏有可追溯到十八世纪的遗迹和绘画。此次袭击发生在4月对阿勒颇省亚美尼亚居民区的轰炸之后。

133. 在人民保卫部队于7月初夺回先前伊斯兰国在Tal Abyad的控制区及哈塞克省Tel Tamer地区的村庄之后，据报告，人民保卫部队战斗人员洗劫了阿拉伯村民的房屋。虽然有一些报告指称这些地区的阿拉伯社区被迫流离失所，但大多数受访者称由于担心联军空袭，他们在伊斯兰国和人民保卫部队的冲突之前已逃离。

134. 在政府控制区，来自动荡地区的逊尼派男子在检查站或搜查住宅时最有可能被拘留，因为他们被视为反政府武装团体可能的同情者或支持者。这个社区特别容易被迫失踪、遭受酷刑和其他与拘留有关的侵犯行为。

135. 由于各种社区和群体受到或感觉受到了威胁，他们退回到他们认为可以得到更多保护的地区。这进一步加强了将某些族裔和/或宗教与政治效忠挂钩的危险观念。因此，对反对派战斗方控制地区不加区分的攻击越来越有可能影响到特定的宗教或族裔社区。

136. 政府对亚尔穆克难民营和东部姑塔等地区的炮击和围困，影响到在那里占多数的逊尼派社区的居民。由于政府控制着领空，最致命的狂轰滥炸往往针对的是多数居民为逊尼派的城市、城镇和村庄。反对派战斗人员混在其中一些地区的平民人口中，不能成为不加以区分攻击这些地点的理由，也不是将一个地区视为一个整体目标的理由，但实际情况却往往如此。

137. 姑塔东部(大马士革农村省)的武装团体对Sayda Zeinab(大马士革市)居民区的炮轰，导致什叶派穆斯林社区的伤亡，由于境内流离失所者逃到那里寻求安全，居民区人口结构中什叶派穆斯林在不断增加。Bani Zeid的武装团体对阿勒颇市Al-Sulimaniyah居民区的炮击，造成这一地区信奉基督教居民的伤亡。虽然这些居民区设有政府检查站和炮兵站，武装团体却没有明显企图针对军事目标进行直接攻击。

138. 反政府武装团体围困Nubul和Zahra(阿勒颇)，及Foua’a和Kafria(伊德利卜)，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里以什叶派和阿拉维派为主的村庄是政府的支持者。然而，围困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两个地区的人民委员会在炮击附近由武装团体控制的村庄。

139. 这种情况凸显出所有各方均未能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保护平民，以及困在交战各方之间的平民束手无策的情况。

 I. 医务人员

140. 医务人员也受到交战各方的袭击，往往是因为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也遭到了更广泛的袭击。

141. 该国政府持续不加区分地进行空中轰炸，摧毁和破坏了医院、野战医院、诊所、医疗设备、药品仓库和发电机，并造成卫生保健设施临时或永久性关闭。3月，政府的直升飞机以桶装炸弹攻击哈马省的野战医院，导致两名医务辅助人员死亡。

142. 3月至4月，直升机以阿勒颇市东部地区的战地医院为目标。在袭击中，基本的医疗设备被毁，导致一家每月为数百名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最终关闭。3月，一个初级保健诊所被桶式炸弹摧毁。5月针对停尸房入口的另一起桶式炸弹袭击导致医疗和法医人员受伤，并摧毁了一辆有明显标志的救护车。

143. 5月，在针对阿勒颇省一个紧急协调中心的空中轰炸中，数辆救护车被毁。此次对重要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医务人员无法协调救治服务和向医院运送伤员。

144. 政府控制区的医院和医务人员遭到反政府武装团体和支持阵线的袭击。1月，一枚汽车炸弹在德拉市野战医院的附近被引爆，摧毁了医院的药品仓库。

145. 2月，一名属于Tajamu Nusrat Al-Mathloum(一个活跃在拉塔基亚农村地区的武装团伙)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拉塔基亚省的一所公立医院将自己引爆，杀害了一名护士和一名行政工作人员。同月，大马士革市的一家私人医院受到伊斯兰军从大马士革东部发射的迫击炮弹袭击。

146. 6月在对科巴尼的袭击中，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将平民关在无国界医生组织支助的野战医院，显然将他们当作人体盾牌，以延缓人民保卫部队的反击，并使得伊斯兰国的狙击手可以继续从建筑物的屋顶向附近地区射击。在随后的冲突中，该医院被部分摧毁。

147. 在伊斯兰国控制下的区域，医疗人员的工作条例规定和条件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和服务。医生受到威胁，并在有些情况下被迫停止在公立医院或私人诊所工作。

 J． 人权维护者和律师

148. 人权维护者和律师因其职业活动，继续成为任意逮捕和拘留、绑架、强迫失踪、酷刑和处决的专门侵害对象。

149. 政府军使用涵盖范围广泛的2012年反恐立法及其特别法庭来扼杀异议，压制律师和人权维护者的宣传工作。依据反恐怖主义法第8条被拘留的人员中，人权及和平活动者占了大多数，该条规定，对各种定义模糊的恐怖主义相关罪行，包括散发书面材料或信息，实施监禁和强迫劳动。

150. 2012年2月，Hussein Ghrer、Hani Al-Zaytani和Mazen Darwish在叙利亚媒体和言论自由中心上班时，被叙利亚空军人员逮捕。2014年3月，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第8条规定，他们被控“宣传恐怖行为”并“推动恐怖活动”。虽然要求释放他们的呼声日益增强，但对他们的审判已多次休庭，却没有提供解释。对2015年7月中旬释放Hussein Ghrer和Hani Al-Zaytani, 及2015年8月10日释放Mazen Darwish, 委员会表示欢迎，但注意到对这三人的指控依然存在，还有实施进一步监禁的可能。

151. 代表客户在反恐法院出庭的律师常常受到骚扰，在某些情况下还遭到拘留。许多律师均报告说遭到了报复行动，包括被取消律师资格。

152. 反政府武装团体针对人权活动者进行了攻击。在遭绑架、失踪和被杀害的人员中包括四名人权活动者：Razan Zeitouneh、Wael Hamada、Samira Khalil、和Nazem Hammadi。他们于2013年12月在位于度玛(大马士革农村省)的办公室中遭到绑架。命运和下落至今不明。

153. 伊斯兰国对试图报告在其控制区人们日常苦难生活的人进行袭击。和平活动人士Paolo Dall’Oglio神父于2014年1月被伊斯兰国从拉卡市绑架，其命运至今不明。7月，伊斯兰国公布了处决两名叙利亚人的视频，这两人被控与活动分子Hammoud al-Mousa合作，参与了“拉卡正在静默中被屠杀”运动。

154. 冲突各方压制律师和人权维护者在报道践踏人权行为方面的作用，延续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之风。

 K． 记者

155. 对记者而言，叙利亚已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2011年底以来，至少有83名记者被杀害。针对记者的暴力继续有增无减，迫使数十名叙利亚记者逃亡。继续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进行报道的媒体活动者在不断的威胁和对性命的担忧中运作。

156. 记者因记录和传播被视为支持反对派或不忠于政府的信息而继续成为政府军系统性攻击的目标。大批记者仍被关押在政府控制的拘留中心，在那里遭受酷刑并失踪。其中数量不明的记者在拘留期间死亡。

157. 在支持阵线的控制区，被视为该组织批评者的媒体活动者办公室已遭到袭击，而且记者经常因“反宗教写作”而受到恐吓。对媒体工作者的骚扰造成了一种恐惧气氛，记者只得进行自我审查。

158. 全球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伊斯兰国绑架和处决国际记者的可怕事件上，而叙利亚媒体工作者继续在恐怖团伙手中受苦。数十名记者(包括外国和叙利亚的记者)由于其职业活动，仍被扣押、拘留并遭受虐待。

159. 一位来自帕尔米拉(霍姆斯)的媒体活动者解释了仅在伊斯兰国夺取该市几天后，他如何受到该组织成员的骚扰和恐吓。在拒绝加入伊斯兰国后，他被逮捕并拘留约15天。他的设备被该组织没收。在拘留期间，他多次向审讯人员保证，他只是在报导政府军的侵犯人权行为。获释时，因害怕自己和家人遭到报复，他决定离开Palmyra。

 L． 学者

160. 学者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受到威胁和恐吓，导致许多人逃离该国。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受到其所在社区尊重，但因为实际或被认为对交战一方或另一方的效忠而成为目标。

161. 例如，2011年有一起报告称一名批评政府的学者被拘留。获释后，他逃离该国。不明身份的武装团体对在政府大学中工作的学者实施威胁的事件正在继续调查中。女性学者因其工作和性别受到双重骚扰。

162. 随着学者逃离该国，大学(特别是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市)遭受炮击和轰炸，战争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高等教育系统、学者和学生的影响在今后数十年都难以消除。

 M． 继续调查

163. 关于交战各方的行为对其他群体和社区(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残疾人、慢性疾病患者、移徙工人和性别少数群体)的影响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

164. 性别少数群体已成为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的处决目标。委员会将继续调查有关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将同性恋男子从高楼上扔下及同性恋男子被支持阵线斩首的报告。

 四.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165. 平民遭受的苦难要求国际社会立刻采取行动确保为他们提供保护。这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日益国际化的本质、实地交战的猛烈程度，再加上极端主义的扩散，每天都在损害着叙利亚人民的生活。

166. 本报告列举了核心群体、社区和个人的痛苦和苦难，展示了对人权的侵犯和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违反行为，这些均是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大量的活生生的例证，需要惩治罪犯、问责及实现和平。

167. 这些暴行非常普遍，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其范围和程度正在扩散和扩大。

168. 政府军向平民发动袭击。包括对平民居住点发动大范围炮击和轰炸，以平民与反政府分子勾结或认定他们反对政府为由，对平民实施逮捕、拘留并令其失踪。作为对平民的这种大范围攻击的一部分，政府军执行国家政策犯下了以下危害人类罪：谋杀、灭绝、酷刑、强奸、强迫失踪和其他非人道行为。

169. 政府军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以下战争罪：谋杀、酷刑、强奸、性暴力和袭击平民。政府军违反了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给予的特别保护的原则。不加区别和过度的空中轰炸和炮击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恐怖弥散。

170. 反政府武装团体犯下了以下战争罪：谋杀、未经正当程序处决、酷刑、劫持人质和攻击受保护目标。

171. 除了上述战争罪，支持阵线还招募和利用儿童参与敌对行动。

172. 伊斯兰国对拉卡、德尔祖尔、哈塞克、阿勒颇、哈马和霍姆斯省处于其控制下的平民实施暴力和恐吓行动。伊斯兰国这个有组织的团体，指挥和组织了对平民的暴力行为，表明这是该组织的正式政策。伊斯兰国对平民实施了大范围的攻击，包括谋杀、酷刑、强奸、性奴役、性暴力、强迫失踪和其他非人道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

173. 伊斯兰国犯下的战争罪包括：谋杀、未经正当程序处决、酷刑、劫持人质、强奸和性暴力、招募和使用儿童参与敌对行动和攻击受保护对象，以及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174. 这里所列出的对暴行的冗长描述只是记录了叙利亚平民所经历苦难的一部分，全世界人民都有目共睹。

175. 因此，国际社会以及区域和地方行为方在回应这场自2011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冲突时搪塞推诿是违背良心的。这场活生生的悲剧要求我们立刻终止在政治上拖延时间和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

176. 除了一个包容各方的和平进程，没有其他替代解决方案，但这个进程迟迟没有启动。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叙利亚人民的选择。

 B. 建议

177. 调查委员会重申其在前几份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提出以下进一步建议。

178. 委员会建议所有各方：

(a) 确保为平民提供全面有效的保护，铭记暴行、受害和再次受害的多重反复，必须实施问责，包括在国家和地方各级伸张正义；

(b) 尊重平民获取基础必需品(包括庇护所、食物、水和卫生护理)的权利，并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不受障碍的通行；

(c) 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避免一切不加区分的过度攻击

(d) 绝对禁止和防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性暴力；

(e) 有效禁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参与敌对行动；

(f) 以人道的方式对待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包括被拘留者，并允许他们寻求帮助；

(g) 允许对被围困的地区和社区开展独立的人道主义需求评估；

(h) 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包括医护人员，为救援物资畅通无阻的迅速通行提供便利，并保障医院和医疗运输的神圣不可侵犯；

(i) 援助并保护一切流离失所者，适当顾及性别和年龄差异；

(j) 捍卫宗教和族裔多样化社区的多样性，并确保各种人权维护者、律师、记者、学者和民间社会都有活动的空间；

(k) 禁止并预防使用非法武器，包括化学武器。

179. 委员会建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

(a) 停止对平民区不加区别地使用燃烧武器等非法武器和桶装炸弹等其他武器；

(b) 允许委员会进入叙利亚。

180. 委员会建议反政府武装团体将极端分子清除出去，并实施有效手段以遵守国际法。

181. 委员会建议对交战各方有影响力的各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齐心协力向各方施加压力，以结束暴力，并启动包容各方的谈判，以便在叙利亚实现可持续的政治过渡进程。

182. 委员会还建议国际社会：

(a) 遏制武器的扩散和供应，并解决其根源问题；

(b) 继续并增加为人道主义行动提供的资金和其他支持；

(c) 依照习惯国际法，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包括移民、国内流离失所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并履行国际人权条约、《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以及其他相关文书下的义务，包括区域人权体制下的承诺；

(d) 确保为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提供保护空间，并遵守不驱回的原则，有效实现国际团结和分担责任；

(e) 为需要保护的人群创造更多获得安全的合法途径。包括扩大重新安置规模、人道主义接纳、灵活的签证政策、家庭团聚或学术和资助方案。

183. 委员会建议人权理事会支持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将本报告转交秘书长，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以便通过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报告的正式报告程序，采取适当行动；

184. 委员会建议安全理事会：

(a) 支持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b) 将调查委员会的定期情况介绍纳入安理会的正式议程；

(c) 采取适当行动，将此情况提交司法机构，可以是国际刑事法院或一个特设法庭，同时铭记只有安全理事会有权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情况提交法院；

(d) 确保相关行为方和利益攸关方即刻致力于实现一个全面的和平进程，以可持续的方式回应叙利亚民众的愿望。

附件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地图



1. 委员会委员为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主席)、卡伦·科宁·阿卜扎伊德、威滴·汶达蓬和卡拉·德尔庞特。 [↑](#footnote-ref-1)
2. A/HRC/S-17/2/Add.、A/HRC/19/69、A/HRC/21/50、A/HRC/22/59、A/HRC/23/58、A/HRC/24/46 、A/HRC/25/65 和A/HRC/27/60。 [↑](#footnote-ref-2)
3. 除非另有说明，“政府军”包括叙利亚武装部队、情报队伍和相关的外国和地方民兵，包括真主党、沙比哈、人民委员会和民防军。 [↑](#footnote-ref-3)
4. 虽然在叙利亚的一些省份，支持阵线与反政府武装团体联手展开了一些重大行动，这种联盟通常是出于军事行动需要而形成的，而并非真正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在本报告中提到支持阵线的所有地方，委员会都将该团体视为安理会第2170 (2014)号决议所指定的恐怖主义实体。 [↑](#footnote-ref-4)
5. 以下简称“科巴尼”。 [↑](#footnote-ref-5)
6. 根据委员会以往报告的记录，被认为处于作战年龄的人群包括18岁以下的男童。下文D节(儿童)涵盖了男性未成年人遭受的待遇，包括针对他们的侵权行为。 [↑](#footnote-ref-6)